

精神卫生法酝酿 27 年终获通过

明确不得强行收治

26日,中国立法机关——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精神卫生法,这是中国首部精神卫生领域的国家大法。舆论普遍认为,此法的出台,将进一步规范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,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,强化民众心理健康促进的政府责任。

酝酿 27 年之久的精神卫生法在经过中国立法机关—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之后,于 26 日上午终获通过。这部法律针对中国精神卫生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,对促进公众心理健康和预防精神障碍提出了明确要求,同时也对精神障碍的诊断、治疗和康复进行了严格的规范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充分肯定了该法的现实意义,他说:“精神卫生法进一步完善了精神卫生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,体现了保障患者的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相统一的精神,对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,提高公众心理健康水平,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,具

有重要的意义。”

根据此前的一份调查显示,约有 1 亿中国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,而其中有超过约 1600 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。这一庞大的数字使得精神卫生在中国不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,也是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。然而,严峻的现实却并未能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。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存在偏差,甚至误解,亟须补课。始建于 1986 年的北京回龙观医院是亚洲最大的精神专科医院,王绍礼副院长强调,精神疾病范畴广泛,预防意义尤其重大。他说:“我们现在指的精神障碍,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,这包括精神分裂症,行为不受控制,还有一些我们经常遇到的现象,比如抑郁症、强迫症、焦虑症,甚至更严重的比如失眠,还有一些对烟草、酒的依赖。如果对这样一些人群不加以及早识别和关注,他们很可能发展为(严重的精神障碍)。在这种情况下,预防就比治疗显得更重要了。”

事实上,刚刚通过的精神卫生法不仅关注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,也强调了对于公众心理健康的促进和精神障碍的预防。这部法律专设一章——“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”,并规定,各级政府 and 县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,加强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工作,提高公众心理健康水平。不难看出,对公众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在法律层面上成为了政府责任。

此外,这部法律对于社会上广泛关注的“强行收治”、“非自愿入院”等焦点问题也进行了回应。该法规定,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;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、是否需要住院治疗,应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,以医疗机构作出的“需要住院治疗”的诊断结论为依据。法律同时规定,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、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。

据了解,这部法律将于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(据国际在线)

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薄熙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

全国人大常委会 26 日公告: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,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。(据新华网)

国家邮政局设立 357 个市地级邮政监管机构

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王梅 26 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介绍,为完善省级以下邮政监管体制改革,将在市地一级设立 357 个邮政监管机构,同时,为避免误解,省级以下邮政企业将不再称“xx 邮政局”。(据新华网)



10月26日,广西海事、广西海警、南海救助局、中海油等 20 多家单位,在北部湾海域举行广西规模最大、参与力量最强的一次海上搜救综合演习。演习包括船舶自救、落水人员搜救救助、船舶消防、溢油清除等多个科目。参加本次演习的各类船舶数量达 24 艘,其中包括中国最先进的溢油应急回收船“海特 191”和广西沿海最大的专业救助船“南海救 159”,此外还有 2 架专业搜救直升机参演。图为救助船对一艘失事船舶进行灭火。

中新社发 翟李强 摄



10月26日,在北京大观楼电影院门口再现老北京“大碗茶”。中新社发 廖攀 摄



10月26日,北京天安门广场,执勤的武警战士帮游客拍合影。当日北京出现大雾天气,能见度降低。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



10月26日,上海市台商协会会长李茂盛(右)跳江南 style“骑马舞”,祝贺台湾烘焙业品牌店“几分甜”,在上海开设其第一间海外门店。

中新社发 潘索菲 摄



在为客人服务时受气了,躲起来,照着老板的头像一顿乱打,气还真消了。为了让员工以最佳状态为客人服务,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一家名为“小溪阁”的家常菜馆专门为员工设了一间发泄室,老板周军把自己的头像做成“靶子”,让员工挥拳发泄。图为 10 月 25 日,长沙市黑石铺某餐馆,一名员工在发泄室里向老板的照片挥拳。李健 摄

15 岁少女成卖淫团伙大姐大

坐火车跨省接客

近日,衡阳市蒸湘区批捕了一个涉嫌组织卖淫团伙。团伙中的 9 名男女是清一色的“90 后”。她们中年纪最小的刚满 15 岁。

“一见钟情”,男友劝她当三陪

“与很多被暴力手段胁迫被迫卖淫的少女不同,这起案件中的多名女孩子是自愿的。团伙中的男人们是她们的男友兼‘经理’,负责联系客人、依附于她们生活。”

办案人员介绍,团伙中威望最高的是名刚满 15 岁、名叫阿嫣的小女孩,由于她掌管着整个团伙的客源和资金,其他比她大四五岁的成员都不得不称她一声“姐姐”。

阿嫣,15 岁,初二辍学,衡阳人。涉嫌组织卖淫罪,被捕前,她的前一份职业是衡阳一家酒楼的服务员。

在阿嫣的自述中,2011 年 8 月,她在溜冰场认识了现男友小礼。“我们一见钟情,当天晚上就住在一起。”阿嫣说,那时两人都没有稳定的收入,小礼社会上的朋友建议阿嫣去做三陪。

“我当时不太想做,但男朋友劝我去。他说打拼几年,为了未来攒点钱也没什么不好,我就同意了。”阿嫣说,小礼还找来社会上的女性朋友做阿嫣的“启蒙老师”,教她如何取悦客人。之后,由这些人联系好客人,定好地方,阿嫣上门交易。

陆续做了几单生意后,阿嫣决定不做了。“那时我虽然赚了一万多元钱,但每做一次‘业务’(卖淫)就要付一半钱给介绍人,不值得。我就想自己组织一批人,自己干。”

跨省接客,坐了一夜火车

通过网上交友、娱乐场所寻觅,阿嫣陆续找到了四五名无所事事的年轻女孩。

“她们每天游手好闲,大都手头很紧,没闲钱。我请她们吃喝,收买人心,又以我自己为例,劝她们来我这里做事,她们最后都同意了。”阿嫣说,自己还给她们做了培训。譬如,与客人聊天时,必须假称自己是卫校的学生,显得单纯干净;离开前尽量要到客人联系方式,方便长期联系……女孩们与嫖客肉体交易所得的资金,阿嫣要收一半。截至案发时,阿嫣通过介绍提成和自己接客,一共赚了 4 万余元。

据了解,这些女孩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衡阳市区各大酒店。但有时为了能挣到钱,她们会忽视一些潜在的意外风险。

今年 8 月 1 日,阿嫣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。“他说是浙江人,要我帮他找个处女,包来回车费,给 3 万元服务费。”次日下午,阿嫣带上一名 15 岁的女孩,两人坐了一整夜火车,从衡阳赶赴浙江诸暨。幸运的是,男子虽然无耻,但不

是骗子,最终如约支付了 3 万元。

但幸运并不常在,有团伙女成员在供述时表示:“总会遇到一些难缠的客人,有时还会挨打。”

分析

他们为何走上这条路

案发后,办案人员试图找到部分未成年女孩的监护人,但女孩们一致拒绝提供联系方式,极力避免让家人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。

“我父母都在广东,我跟他们说我在酒店打工。求你们不要通知他们,不然我以后都没脸做人了。”一名 17 岁的女孩在看守所内哭红了眼,她说,她的梦想是赚够开服装店的钱,和现在的男友(团伙成员之一)结婚生子。

不远处的另一间审讯室内,一名 18 岁男孩满不在乎地问办案人员:“我什么时候能出去?”

值得重视的是:7 名参与卖淫的女孩,年龄段在 15 岁 20 岁间,初中辍学后即开始混迹社会。“大多出身农民工家庭,与家人之间缺乏沟通。”办案人员介绍,这些失足女孩的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,对她们起监管作用的是上了年纪的祖父、祖母。但事实上,家庭对这些未成年人的监管基本失效。(龚化 刘敏玲)